

AND THE
HIPPOS
WERE
BOILED
IN THEIR
TANKS

Jack Kerouac

and

William S. Burroughs

而河马 被煮死在水槽里

「美
杰克·凯鲁亚克·威廉·巴勒斯 著
牛皮狼 译

AND THE
HIPPOS
WERE
BOILED
IN THEIR
TANKS

Jack Kerouac

而河马 被煮死在水槽里

[美] 杰克·凯鲁亚克 威廉·巴勒斯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1-5642

Jack Kerouac and William S. Burroughs
AND THE HIPPOS WERE BOILED IN THEIR TANKS

Copyright © The Estate of Jack Kerouac and
The William S. Burroughs Trust 2008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©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1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 / (美) 凯鲁亚克, (美) 巴勒斯著; 牛皮狼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02-008108-0

I. ①而… II. ①凯… ②巴… ③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2866 号

特约策划: 彭 伦 仲召明
责任编辑: 苏福忠
封面设计: 韩 捷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11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
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08108-0
定 价 20.00 元

前 言

一九六七年十月，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（凯鲁亚克的家乡）桑德斯大道二百七十一号，杰克·凯鲁亚克在客厅里边喝边聊。坐在他身边和他交谈的是青年诗人特德·贝里根、阿拉姆·萨罗扬和邓肯·麦克诺顿，他们是为《巴黎评论》前来采访他的。当被问及他的第一部小说《镇与城》时，凯鲁亚克说：“（那个故事）我和巴勒斯还写过另外一个版本，藏在地板下面，名字叫《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》。”

“是啊，”贝里根说，“我听说过关于那本书的传闻。大家都想看看那书。”

这段谈话可以证明，《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》四十年前就已名声在外。但这两个作者一九四五年写作这些文字时，还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，更没有丝毫名望。《河马》一书，比那些为他们带来文学盛名的作品——如凯鲁亚克一九五七年的《在路上》、威廉·S.巴勒斯一九五九年的《裸体午餐》——要早完成十多年。这些

书，连同艾伦·金斯伯格一九五六年的诗集《嚎叫及其他》，是垮掉一代最重要的作品，能读这本书的人不太可能对上述作品闻所未闻。

不过，即使你对《河马》的了解仅仅来自这本书的封套，那你也已经知道得太多了。无法将这些文字看作是两个无名之辈写出来的，对里面的人物也不会一无所知。关于垮掉一代的文献、传记、情书、回忆录，以及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堆积成山，凯鲁亚克和巴勒斯在一九四五年用来创造角色的大部分人，今天已经可以确认。无论结果是好是坏，《河马》是以一个“装裱好”的形象来到你面前的：孕育了垮掉一代的哥伦比亚谋杀案！凯鲁亚克的遗佚之作！巴勒斯的遗佚之作！

今天，在这篇小说写成六十余年后，《河马》的背景——二战末期的纽约市——使该书成为一种时代性篇章。读这些文字时，你会想起那个时代的所有意象，那些战时的音乐、汽车、时尚，电影、小说，以及头条新闻。不过，根据你读到的这个“卢西恩·卡尔和戴维·卡默勒的故事”的版本，你很有可能得把自己先前形成的想法扔掉，让小说中的人物“菲利普·图里安”和“拉姆塞·艾伦”为他们自己说话。

对于那些刚刚走进这个领域的人，这里提供一些基本信息：卢西恩·卡尔第四和戴维·埃姆斯·卡默勒之间的僵局始于一九三六

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，当时的卢西恩十一岁，戴夫（即戴维，下同）二十五岁。八年后，经过五个州、四所寄宿学校和两所大学，彼此的联系已经变得太过紧密，情绪也太狂热；正如“威尔·丹尼森”在《河马》中所言：“他们俩一碰到一起，就要出事。”要出的事，终究还是出了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，黎明前那段闷热的时间里，纽约上西区宜人的河滨公园里，卢西恩和戴夫两人单独在一起。他们喝醉了酒，发生了口角，在草丛中扭打起来。然后，卢西恩用他的童子军小刀扎了戴夫上胸部两刀。戴夫昏了过去。卢西恩以为他死了，就把肢体瘫软的戴夫推进了哈德逊河中——戴夫人事不省，流着血，手被鞋带绑着，裤子口袋里塞满了石头——淹死了。卡尔过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才向当局自首，又过了一天，戴夫的尸体才在西第七十九街的尽头被拖上岸。

这起杀人案作为头版新闻在纽约的报纸上登了一个星期，但受震动最大的，还是由卢西恩在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年互相引荐的三个新朋友：艾伦·金斯伯格，十八岁，来自新泽西州的帕特森，哥伦比亚的新生；杰克·凯鲁亚克，二十一岁，来自洛厄尔，刚从哥伦比亚退学；还有威廉 S. 巴勒斯，三十岁，哈佛毕业生，和卡默勒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是朋友，是卡默勒在圣路易斯的老同学。

如今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很多书面材料，阐述卡默勒和卡

尔之间旷日持久又令人提心吊胆的关系。不过，大多数材料都把戴维贬低成可怜的漫画人物：一个鬼迷心窍的男同老花痴，日益压制他那无辜的异性恋受害者，最后使那个年轻人无路可走，只能用暴力来“捍卫他的荣誉”。实际上，这是卡尔在法庭上替自己辩护的说法，不仅是为了博取法官的认同，也是为了让公众接受——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。

然而，关于卢西恩的早年生活和青年时期的双性活动，可以谈的，远比垮掉一代主要人物最丰富最可靠的传记中所披露的要多。举个例子，卢西恩在一九四四年和金斯伯格一起有过几次关系。卡默勒也和金斯伯格有过关系：二〇〇六年金斯伯格的早年日记《殉难与诡计之书》出版，这一点也随之浮出水面了。但卢西恩和戴夫之间从未有过性接触——一次也没有，根据巴勒斯的回忆，卡默勒经常跟他这样说。无疑，如果有过什么的话，戴夫肯定会告诉他的老朋友比尔（即巴勒斯，下同）的。

这种情况下，对于绝大多数认识这些角色的人来说，把卢西恩的性经历从针对公众的回顾性文字中剔除，是情有可原的。毕竟，就连死者生前交往最久的朋友都没有对卡尔产生敌意。威廉·巴勒斯是第一个听卢西恩坦白的人，就在他杀人后几小时内，他立即建议卢西恩找个好律师，自己去见警察，走“捍卫荣誉”的路子。巴勒斯觉得，卢西恩即便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，也无济于事。

卢西恩又急着去告诉杰克（即凯鲁亚克），凯鲁亚克就矛盾多了。他在戴维·卡默勒身上发现了很多他喜爱的地方。杰克的双性取向虽然混乱而隐蔽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；因此，他不会对卡默勒产生任何真正的鄙视。可是，他和卡尔成为朋友虽才六个月，却已对他产生了忠诚之情，这种感情战胜了顾虑。

他们一起待了一天，谈话、喝酒，一个一个酒吧地逛过去，看画，看艺术电影，把这个刚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戏剧的每一处现场一一重游。最后，傍晚来临，这两个年轻人知道，他们已经拖到了尽头。杰克和卢西恩不情不愿地分别了，两人都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一切。

八月十四日，卢西恩和凯鲁亚克待了大半天之后，到第五十七街他母亲玛丽昂·格拉茨·卡尔的公寓向她坦白。她叫来她的律师，卢西恩把事情告诉了他。第二天早晨，律师带卢西恩到地方检察官弗兰克·S·霍根的办公室去自首。卡尔被控二级谋杀罪入狱。凯鲁亚克在第一百一十八西街四百二十一号六十二室与女朋友埃迪·帕克同居的公寓内被捕；由于交不出保释金，他作为重要证人被拘留。

星期二早晨，警察敲响了格林威治村贝德福德街六十九号巴勒斯的公寓，但比尔当时在纽约城另一头的列克星敦酒店里，为威廉·E·肖顿侦探所搞一起离婚案。他要侦听隔壁客房内的“春情之

声”，目标已经预定了这间客房——但一直没有人住。得知自己也成了警方想要的证人时，巴勒斯马上联系了住在圣路易斯的父母。他们立即帮他请了一个好律师。律师带委托人去了地方检察官的办公室接受盘问，又把他带了出来——受保外出，等候裁决。

卢西恩的律师文森特J. 马龙和肯尼思·斯彭斯，为他们的委托人向助理地方检察官雅各布·格吕梅做了有罪答辩，针对的是较轻的一级杀人罪的指控。律师们向法庭和新闻界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：一个老酷儿在骚扰一个根本不是同性恋的年轻男孩——如同最初的新闻报道和狱中照片所描述的那样——金发男孩，手里还攥着一卷叶芝的诗集。律师们甚至还暗示，体型巨大的卡默勒使用暴力威胁卢西恩，不过他们倒没想说服陪审团，一个十九岁的强壮男孩，竟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，非得用刀刺戴夫的心脏，而不是跑掉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，卢西恩被判在纽约埃尔米拉管教所监禁，上限十年。安·查特斯撰写的凯鲁亚克传记中提到，卡尔的朋友们都预计他会获得缓刑，所以得知他被押送至矫正系统，他们都惊呆了。但巴勒斯告诉特德·摩根：“我就在法庭里……我和卢西恩的律师一起走出来，他（对我）：‘我想这件事对他的形象非常不利，估计他很难逃过惩罚。’——所以说，律师的心思根本不在案子里，他就没想把卢西恩弄出来。他在这件事上面有点卫道

士。”（不过，那人也许是对的。）

凯鲁亚克在牢里就和埃迪·帕克结婚了，这样她的家人才会把他保释出来。他和她回到密歇根州格罗斯·波因特的家里，去还他的债券债务。只坚持了几星期，还是十月初，杰克就回到纽约，进入了他的“自我终极”时期，就像多本传记中提到的那样。

卡默勒死后，巴勒斯天天去看他当时的心理医生保罗·费德恩，去了一星期；随后，他回到圣路易斯的家里，和父母住了几周。十月底，巴勒斯悄悄回到纽约，在河滨大道三百六十号分租了一套公寓。不到一个月，巴勒斯的黑社会朋友给他介绍了注射吗啡的妙处，到了十二月，他已经在与艾伦和杰克共享这一发现了。

对于巴勒斯，我们知道，这是一场终生与毒瘾抗争的开始，无休止的犯瘾和治愈，戒了又犯，犯了又戒，到了一九八〇年，他开始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计划。

第一批将卡尔和卡默勒的故事用在文学写作上的有艾伦·金斯伯格：一九四四年末，艾伦在日记中写下许多笔记和章节草稿，他想把这部作品称作《血歌》。日前出版的金斯伯格日记包括了这些文字，其中有许多他和卢西恩之间关系清晰的写照，以及对卡尔、卢西恩和巴勒斯圈子的生动记述。在所有关于卡默勒最后几小时的

戏剧化写作中，金斯伯格对卢西恩和戴夫那晚终极遭遇的再现最为详细，可能也是最写实的。

不过，金斯伯格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，主任说我的小说‘猥亵’。”哥伦比亚的训导处副主任尼古拉斯·麦克奈特，在听了英语系主任哈里森·罗斯·斯蒂夫斯关于他的学生正在搞些什么的密报之后，把艾伦叫去训了一顿。麦克奈特主任不希望这起案件再给哥伦比亚带来更多的恶名，因而阻止艾伦继续写下去。

一九四四年秋天，艾伦的朋友、学生诗人约翰·霍兰德为《哥伦比亚观察家》就凶杀一事写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故事，他曝出的细节在那些年中让其他许多作者不能自己。从一九四〇年代开始，这起事件的一些版本就出现在许多小说与回忆录中，钱德勒·布罗萨德、威廉·盖蒂斯、艾伦·哈灵顿、约翰·克莱伦·霍尔姆斯、阿纳托尔·布娄亚德、霍华德·米切姆都写过，就连詹姆斯·鲍尔德温也写过——据信，他在一篇名为《无知的大军》的故事中，使用了那些人物，这是他一九五六年以男同志为主题的小说《乔凡尼的房间》一个非常早期的版本。

其他肯定知道这个故事的纽约作者有卡默勒的（也是布罗萨德的）朋友玛格丽特·扬，以及她的朋友、为《纽约客》送稿件的杜鲁门·卡波特。一九四五年六月前后，卡波特的首部重要小说《米

丽娅姆》在《小姐》^①杂志上发表，扬向他引荐了巴勒斯。几年后，另一位见证者，埃迪·凯鲁亚克·派克（埃迪·帕克的婚后全名）写了她的回忆录；她的回忆录最终于二〇〇七年出版，书名叫《你会没事的：我和杰克·凯鲁亚克的生活》。埃迪是以杰克女朋友的视角来讲述的——警察敲开公寓的门，就把她的男人带走了，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然后才是巴勒斯和凯鲁亚克。一九八〇年代中期，威廉（指巴勒斯，下同）对他的首位传记作者特德·摩根讲了很多，摩根由此写出了那部不可忽视的传记《文学的在逃犯：威廉 S. 巴勒斯的生活和时代》。

“凯鲁亚克和我说我们可以合写一本书，我们决定写戴夫的死。每人交替写一章，然后读给对方听。各自所写的内容有明确的划分。我们根本没想追求一般意义上的准确，（只是）有些近似。那时我们干得很开心。

“当然，（我们的写作）依照着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——就是说，（杰克）知道一些事，我知道另一些事。我们把自己知道的汇编成小说。其实是用刀（杀的），根本不是小斧子。我必须掩藏那些人物，所以（把卢西恩的角色）写成了土耳其人。

① 一份较有影响力的妇女杂志。

“凯鲁亚克那时（还）没发表过任何东西，没人认识我们。无论哪家都没兴趣出版。我们去找某个经纪人（‘英格索尔与布伦南’的玛德琳·布伦南），她说：‘啊，是啊，你们真有才啊，你们是作家哎！’诸如此类的话，然后就没下文了，没有出版商感兴趣。”

“不过事后想想，我也看不出他们干吗要感兴趣。这稿子没有任何商业潜力。从商业角度看，它不够轰动，没法……从纯文学角度看，写得不够好，也不够有趣。它有点介乎两者之间。（它是）非常存在主义的，那个时代流行这种写法，只是当时还没传到美国。它本来就不是个能卖得动的东西。”

关于这个不同寻常的书名，巴勒斯解释道：“那是我们写书的时候，（从）电台广播里听到的。有个马戏团着火了，我记得电台里传出这么句话：‘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！’于是就用这句话作了书名。”

杰克·凯鲁亚克在一九六七年《巴黎评论》的访谈中，对书名的由来这样回忆道：“书名叫《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》。河马。那是因为一天晚上巴勒斯和我坐在酒吧里，听电台播音员说‘……于是埃及人进攻了什么什么什么……与此同时，伦敦的一座动物园发生了大火，火势迅速蔓延，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！各位晚安！’”

“是比尔（凯鲁亚克补充道），他注意到的，他就喜欢那种东西。”

不过，在另一个版本里，大火发生在圣路易斯动物园。当然，这说的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发生的“林林兄弟与巴纳姆和贝利”马戏团火灾，被称作“小丑们哭泣的那天”。大帐篷里有差不多七千人，火焰一下子就把帐篷吞没了，三分钟后，帐篷的支柱倒了，燃烧着的帐篷塌了下去。火灾发生六分钟后，就烧得只剩灰烬在冒烟了。至少有一百六十五个男人、女人和孩子死亡，五百多人受伤，很多人是在混乱中被踩死的。后来发现，帐篷帆布上的防水材料是汽油和煤油的混合物——阻燃材料的反义词。

巴勒斯在一九四四六月底或七月初，第一次去第一百一十八街公寓拜访凯鲁亚克，几天后就发生了哈特福德火灾。可是，在哈特福德，马、狮子、大象和老虎都被迅速地从危险中转移出来，而且也根本没有河马可煮。据说，一九四〇年在印第安纳州罗切斯特的“科尔兄弟”马戏团火灾中，除了其他七只外来动物，如骆驼、斑马之外，还死了一头侏儒河马；而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，“林林兄弟”马戏团的动物帐篷着火，死了一百多头动物，其中有二十多头是被警察用重型来复枪打死的，因为它们的毛皮着了火，在惊慌恐惧中四散逃窜。这些恐怖、荒唐而令人不快

的滑稽场面，正是巴勒斯感到既好玩又折磨人的那种东西。或许，煮河马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，只是被哈特福德火灾新闻激发了出来。

其他人，如艾伦·金斯伯格，回忆道，煮河马这话可能是来自早先的某次胡侃，或他们的朋友杰瑞·纽曼在录音设备上作的电台新闻实验。纽曼是哥伦比亚的学生、爵士迷，磁带录音机还没问世之前，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便携式唱片录音设备，拿到即兴爵士演奏会和第五十二街俱乐部去玩，他在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为阿特·塔特姆^①作的罕见录音被视为音乐珍品。

凯鲁亚克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小说《杜鲁兹的虚荣》中，这样描述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那个冬天他与巴勒斯的合作：

那个时候的老威尔（指巴勒斯）呀，他巴巴地等着我，希望他年轻的朋友快点写好下一部骇人听闻的作品，但当我把我写的交给他，他就撇起嘴，露出一种愉快的探究的态度读了起来。读完了我给他的那些，他就点点头，把作品交还到作者手中。我呢，我坐着，坐在这个人脚边的一张凳子上，有时是在我的房间，有时在他河滨大道的公寓里，满心期盼着赞美，结果，作品拿回到手中，只见他点点头，什么评价都没得到，我脸都要红了，说：“你读好

^① 阿特·塔特姆（1909—1956），历史上最伟大的爵士钢琴手之一。

了？有什么想法？”

这个哈伯德^①点点头，像一尊佛从涅槃中走进可怕的生活。还要他怎样？他和顺地叉起手，视线越过双手交叉而成的拱形，答道：“很好很好。”

“没什么具体的想法？”

“干吗……”他撅起嘴，望着一面可爱而且有趣的墙壁，“干吗？我没有具体的想法。我就是挺喜欢，就是这样。”

《河马》的打印稿初春就完成了。凯鲁亚克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给他姐姐卡罗琳的信中写道：“巴勒斯和我写的书（……）现在在‘西蒙与舒斯特’出版公司那里，他们正在读。结果怎样，我不知道。书的类型是——我们这代人‘失去’的那个部分的写照，冷酷、诚实，感觉上是真实的——书很好，但不知道现在对这样的书有多大需求，不过，战后肯定会冒出来一大批‘迷惘一代’的书，在这类书里，我们这本也不逊色。”

巴勒斯也提过哪种文学风格会流行畅销的问题；而我们知道，虽然“西蒙与舒斯特”公司收下了“感觉上真实”的《河马》原稿，可其他几家出版商都退了稿。但凯鲁亚克还是继续对小说进行加工：一九四五年夏天，他独自弄出了一个《河马》的修改版，起

① 巴勒斯的另一个名字。

了不同的名字：《菲利普·图里安的故事》、《莱科/图里安的故事》和《我希望自己是你》。他还在《俄耳甫斯出现了》中以自己和卢西恩·卡尔为原型写了“迈克尔”和“保罗”两个人物。《俄耳甫斯出现了》是他这一时期写的另一部作品，二〇〇五年出版了；在这部未完成的短篇小说中，还有以金斯伯格和巴勒斯为原型的重要角色。

卢西恩·卡尔在埃尔米拉待了两年之后被释放。他回到纽约，打算从零开始，重新生活，绝不愿意让好朋友杰克把那场终结了他青春的悲剧改编成浪漫故事。任何人要重写《河马》的文本，或重新投稿，或进行类似的活动，他都竭力阻挠。卢西恩的朋友们知道，他想把那件事彻底抛开，可要把这故事扔掉，又实在太可惜了——而且，他们都是作家，或者说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作家。

在从埃尔米拉写给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的信中，卡尔保持了他那得意洋洋、“什么，我会发愁？”的语调，但他和所有人都很清楚，他回不了哥伦比亚大学了。释放后不久，他去了合众国际社工作，一开始是当送稿员。他和弗兰切丝卡·冯·哈尔茨结婚，组建了家庭（三个儿子，西蒙、小说家迦勒，以及伊桑）。一九五六年，他还晋升为合众国际社的夜间新闻编辑。

同一年，劳伦斯·费林赫迪的“城市之光书店”出版了艾伦·金斯伯格突破性的诗篇《嚎叫》，诗是题献给卢西恩的。但卡尔在